

唐詩別裁集

上



〔清〕沈德潛
選注

唐诗别裁集

〔清〕沈德潜 选注

上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诗别裁集 / (清)沈德潜选注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3. 8

ISBN 978 - 7 - 5325 - 6931 - 1

I. ①唐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唐诗—诗集 IV.
①I222.7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63567 号

唐诗别裁集

(全二册)

[清]沈德潜 选注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: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江苏金坛古籍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23.625 插页 10 字数 470,000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5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6931 - 1

I · 2705 定价: 86.00 元

前言

唐诗，是我国最灿烂、最珍贵的文学遗产，是我国古代诗歌成就的最高峰。唐代诗人辈出，诗歌创作空前繁荣，现见于《全唐诗》一书中，就有作家二千二百多人，诗歌将近五万首。唐代诗人继承和发展了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以来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，善于运用形象思维和比兴手法，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和社会现实。唐诗中许多优秀作品，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，千百年来一直为广大读者所传诵。

唐诗的选录，在唐代天宝年间即已开始，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唐人选唐诗，就有十种之多。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两代的选本，更是层出不穷。这大量的选本中，有的只是选一个时期，有的专选一种体裁或一个流派，有的数量极少，而有的又数量过多。清代沈德潜的《唐诗别裁集》，尚不失为一部取材比较全面、分量比较适中的唐诗选本。

沈德潜（公元一六七三——一七六九年），字确士，号归愚，江苏长洲（今苏州市）人，乾隆时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。他是清代著名的选诗家和诗评家，选有《古诗源》《唐诗别裁集》《明诗别裁集》《清诗别裁集》等，撰有论诗专著《说诗碎语》。在他的选本中，以《古诗

源》和《唐詩別裁集》流傳最廣，影響最大。沈德潛在本書自序中說他「于束髮后即喜鈔唐人詩集」，歷三十年編成此書，而到最後修訂定稿重刻時，他已是九十一歲高齡了。可見這個選本是他花了很大的精力，經歷了漫長的時間才完成的。

清初，王士禎主盟詩壇，為了糾正明代前後七子的膚廓和公安派的淺率，倡導神韻之說。他所選的《唐賢三昧集》，專取王、孟、韋、柳等清微淡遠之作，是鼓吹神韻說的標本。王士禎的神韻說曾風行一時，但後來也產生了空疏枯寂的流弊。沈德潛的《唐詩別裁集》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救弊補偏的作用。在重訂序言中，他含蓄地指出王士禎的《唐賢三昧集》排斥李白、杜甫的詩篇，他編選本書的用意，就是要「使人知唐詩中有『鯨魚碧海』『巨刃摩天』之觀」。他在凡例中明確指出「是集以李、杜為宗」，「別于諸家選本」。在所選的一千九百二十余首唐詩中，李白、杜甫的作品就有四百首之多。以李、杜為宗，顯示出唐代詩歌中雄渾闊大的一个重要方面，應當說是這個選本的一大特色。

沈德潛在編選中主張「備一代之詩，取其宏博」，因而在重點選錄王維、李白、杜甫、岑參、韋應物、韓愈、白居易、李商隱等大家名家的詩外，也選錄了不少次要作家和小作家的詩。由於門庭比較寬廣，能注意到不同時期、不同流派和不同體裁的作品，入選的題材和風格也較豐富多采，從而反映了唐代詩歌創作的基​​本面貌。同時本書還附有評注，對作品

的主题思想和段落大意，以及作家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手法，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，有助于对唐诗的理解。由于具有上述特点，本书对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唐代诗歌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但是，沈德潜对于诗歌创作的理论见解比较落后，他信奉「温柔敦厚」的诗教，宣扬「诗教之尊，可以和性情、厚人伦、匡政治、感神明」，要求诗歌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。在这种观点指导下，他选录了一定数量的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和为应考士子「垂示准则」的试帖诗，而对那些大胆批判时政、揭露封建社会矛盾的作品，则不敢多选，即使入选，也尽量在评语中歪曲思想内容，磨灭其锋芒。例如杜甫的《垂老别》和《无家别》，分明是反映人民的悲惨遭遇、强烈谴责封建统治阶级的作品，而沈氏在评语中却说：「上章（指《垂老别》）以忠结，此章（指《无家别》）以孝结，想见老杜胸次。」又如王建的《田家行》：「麦收上场绢在轴，的知输得官家足。不望入口复上身，且免向城卖黄犊。田家衣食无厚薄，不见县门身即乐。」分明是刻划农民一家劳动成果将被官府掠夺殆尽的痛苦心情，而沈氏在评论末二句时，却说：「守此语便为良农。」此外，本书还选录了一部分情调伤感低沉和逃避现实的作品，评论中还有宣扬封建伦理之处。上述各种情况，都反映了沈德潜的封建地主阶级世界观。

本书编成于康熙五十六年（公元一七一七年），重订于乾隆二十八年（公元一七六三年），重订时作了不少增补。这次整理以重订本为底本，以《全唐诗》校勘原诗。凡是据《全唐诗》改补原诗中的错字和脱字脱句，或有足资参考的重要异文，以及据其他书籍改补小传和注释中的错字脱字，均作出校记说明，附于每卷之后。在校勘中，参校了《唐人选唐诗》（十种）、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唐文粹》、《唐百家诗选》、《乐府诗集》、《唐诗纪事》、《万首唐人绝句》、《众妙集》、《唐诗鼓吹》、《唐诗品汇》、《唐人万首绝句选》等，并择要作出校记。为了避免以误传误，对沈氏评注中的错误，经过考证核实，作出校订，加以说明，写在本校记中，供读者参考。在整理校勘过程中，发现本书在编选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存在很多问题，现分别举例说明于下：

（一）作品重出。例如孟浩然的《晚泊浔阳望香炉峰》，既见于卷一的五古中，又见于卷九的五律中。又如卷十张渭、卷十一严维各有《同王征君湘中有怀》五律一首，卷十祖咏、卷十二鲍溶各有《泊扬子岸》五律一首，文字全同。

（二）作品误收。例如卷十九宋之问的《送杜审言》，原是宋之问同题五律的上半首，高适的《哭单父梁少府》，原是高适同题五古的首四句，沈氏不察，误作五绝收入。又如卷二十录有杜常的七绝《华清宫》，杜常是宋神宗元丰时人，沈氏误作唐末人收入。

(三)作品误属。例如卷七刘禹锡的七古《聚蚊谣》，原误作柳宗元诗；卷九章八元的五律《新安江行》，原误作陶翰诗。又如卷十一的五律中，因白居易和常非月编次相近，竟把白居易的《河亭晴望》误入常非月诗中。

(四)组诗排列错误。例如卷七刘禹锡七古《平蔡州三首》，误将第三首作第一首；卷十李白五律《宫中行乐词七首》，排列前后倒置；卷十九王涯五绝《闺人赠远四首》，误将第四首作第一首。

对于上述四种错误，根据不同情况，或删或改或保持原状，均作出校记说明。

(五)小传、注释中引文舛误。例如卷三刘长卿小传中「至德中，官转运使判官，知淮南、鄂岳转运留后，鄂岳观察使吴仲孺奏贬」一段，原载于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，但沈氏所引，中间脱去「转运使判官知淮南鄂岳转运留后」十四字，就使人误认刘长卿曾官鄂岳观察使。又如卷四柳宗元《与崔策登西山》诗后注引《庄子》「胥靡登高而不惧，遗生死也」一段，原载于《唐桑楚》篇，但沈氏所引，只作「胥靡登而不遗」六字，中间脱字太多，以致文意难明。这类引文舛误，尽可能查对所引原文补正，并作出校记说明。

(六)部分作家说漏小传。本书大部分作家均有小传，但有一部分作家小传脱漏。今据《全唐诗》辑录补充，作为附录，附于书后，供读者参考。

本书校记承徐震堦、吕贞白先生审阅推敲，多所核定，在校勘过程中，曾请教于王蘧常、叶葱奇、朱季海诸先生，得益不少，谨致谢忱。由于校点的时间比较匆促和学殖浅薄，错误难免，恳切期望读者和专家指正。

富寿荪 一九七八年三月

本书此次再版，重经校勘，又补正书中脱误及订正评注错误若干处，写出「补校记」，附于书后，供读者参考。本书出版后，蒙叶葱奇、陈友琴、周采泉诸先生提出宝贵意见，多所指正，谨致谢忱。

富寿荪 一九八二年七月

原序

有唐一代诗，凡流传至今者，自大家名家而外，即旁蹊曲径，亦各有精神面目，流行其间，不得谓正变盛衰不同，而变者衰者可尽废也。然备一代之诗，取其宏博，而学诗者沿流讨源，则必寻究其指归。何者？人之作诗，将求诗教之本原也。唐人之诗，有优柔平中顺成和动之音，亦有志微噍杀流僻邪散之响。由志微噍杀流僻邪散而欲上溯乎诗教之本原，犹南辕而之幽、蓟，北辕而之闽、粤，不可得也。即或从事于声之正者矣，而仍泛泛焉嘈囋丛杂之纷逐，犹笙鏞琴瑟与秦箏羌笛之类并奏竞陈，而谓韶、英之可闻，亦不得也。然则分别去取，使后人心目有所准则而不惑者，唯编诗者责矣。顾自有明以来，选古人之诗者，意见各殊。嘉、隆而后，主复古者拘于方隅，主标新者徇而先矩，入主出奴，二百年间，迄无定论。而时贤之竞尚华辞者，复取前人所编秣纤浮艳之习，扬其余烬，以易斯人之耳目，此又与于歧趋之甚。而诗教之衰，未必不自编诗者遗之也。夫编诗者之责，能去郑存雅，而误用之者，转使人去雅而群趋乎郑，则分别去取之间，顾不重乎！尚安用意见自私，求新好异于一时，以自误而误人也。德潜于束发后，即喜钞唐人诗集，时竞尚宋、元，适相笑也。迄今几

三十年，风气骤上，学者知唐为正轨矣；第简编纷杂，无可据依，故有志复古而未得其宗。因偕树滋陈子，取向时所录五十余卷，删而存之，复于唐诗全帙中网罗佳什，补所未备，日月既久，卷帙遂定。既审其宗旨，复观其体裁，徐讽其音节，未尝立异，不求苟同，大约去淫滥以归雅正，于古人所云微而婉、和而庄者，庶几一合焉。此微意所存也。同志者往复是编而因之以递亲乎风雅，如适远道者陆行之有车马，水行之有舟楫。呜呼，其或可至也哉！

康熙五十六年春正二十有六日，长洲沈德潜题于黄叶夕阳村舍。

重订唐诗别裁集序

新城王阮亭尚书选唐贤三昧集，取司空表圣「不著一字，尽得风流」，严沧浪「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」之意，盖味在盐酸外也。而于杜少陵所云「鲸鱼碧海」，韩昌黎所云「巨刃摩天」者，或未之及。余因取杜、韩语意定唐诗别裁，而新城所取，亦兼及焉。镌版问世，已四十余年矣。第当时采录未竟，同学陈子树滋携至广南镌就，体格有遗，倘学诗者性情所喜，欲奉为步趋，而选中偏未之及，恐不免如望洋而返也。因而增入诸家：如王、杨、卢、骆唐初一体，老杜亦云「不废江河万古流」也；白傅讽谕，有补世道人心，本传所云「箴时之病，补政之缺」也；张、王乐府，委折深婉，曲道人情，李青莲后之变体也；长吉呕心，荒陬古奥，怨怼悲愁，杜牧之许为楚骚之苗裔也。又五言试帖，前选略见，今为制科所需，检择佳篇，垂示准则，为入春秋闾者导夫先路也。他如任华、卢仝之粗野，和凝香奁诗之褻慢，与夫一切生梗僻涩及贡媚献谀之辞，概排斥焉。且前此诗人未立小传，未录诗话，今为补入；前此评释，亦从简略，今较详明。俾学者读其诗知其为人，抑因评释而窥作者之用心，今人与古人之心，可如相告语矣。成诗二十卷，得诗一千九百二十八章。诗虽未备，要藉以扶掖雅正，使人

知唐诗中有「鲸鱼碧海」「巨刃摩天」之观，未必不由乎此。至于诗教之尊，可以和性情，厚人伦，匡政治，感神明，以及作诗之先审宗指，继论体裁，继论音节，继论神韵，而一归于中正和平，前序与凡例中论之已详，不复更述。

乾隆癸未秋七月，长洲沈德潜题于鲋水之清旷楼。

凡例

诗至有唐，菁华极盛，体制大备。学者每从唐人诗入，以宋、元流于卑靡，而汉京暨当涂、典午诸家，未必概能领略，从博涉后，上探其原可也。览唐诗全帙，芟夷烦猥，裒成是编，为学诗者发轫之助焉。

读诗者心平气和，涵泳浸渍，则意味自出，不宜自立意见，勉强求合也。况古人之言，包含无尽，后人读之，随其性情浅深高下，各有会心，如好晨风而慈父感悟，讲鹿鸣而兄弟同食，斯为得之。董子云：「诗无达诂。」此物此志也，评点笺释，皆后人方隅之见。此本不废评点，间存笺释，略示轨途，俾读者知所从入耳。识者谅诸！

朱子云：「楚词不皆是怨君，被后人多说成怨君。」此言最中病痛。如唐人中少陵固多忠爱之词，义山间作风刺之语，然必动辄牵入，即小小赋物，对境咏怀，亦必云某诗指其事，某诗刺某人，水月镜花，多成粘皮带骨，亦何取耶？钞中概为删却。

唐人选唐诗，多不及李、杜。蜀韦穀才调集，收李不收杜。宋姚铉唐文粹，只收老杜莫相疑行、花卿歌等十篇，真不可解也。元杨伯谦唐音，群推善本，亦不收李、杜。明高廷礼正声，

收李、杜浸广，而未极其盛。是集以李、杜为宗，玄圃夜光，五湖原泉，汇集卷内，别于诸家选本。

五言古体，发源于西京，流衍于魏、晋，颓靡于梁、陈，至唐显庆、龙朔间，不振极矣。陈伯玉力扫俳优，直追曩哲，读感遇等章，何啻在黄初间也。张曲江、李供奉继起，风裁各异，原本阮公。唐体中能复古者，以三家为最。

过江以后，渊明诗胸次浩然，天真绝俗，当于语言意象外求之。唐人祖述者，王右丞得其清腴，孟山人得其闲远，储太祝得其真朴，韦苏州得其冲和，柳柳州得其峻洁，气体风神，翛然埃壒之外。

苏、李、十九首以后，五言所贵，大率优柔善入，婉而多风。少陵材力标举，篇幅恢张，纵横挥霍，诗品又一变矣。要其为国爱君，感时伤乱，忧黎元，希稷、禹，生平种种抱负，无不流露于楮墨中，诗之变，情之正者也。新宁高氏列为大家，具有特识。

大风、柏梁，七言权舆也。自时厥后，魏、宋之间，时多杰作，唐人出而变态极焉。初唐风调可歌，气格未上。至王、李、高、岑四家，驰骋有余，安详合度，为一体。李供奉鞭撻海岳，驱走风霆，非人力可及，为一体。杜工部沉雄激壮，奔放险幻，如万宝杂陈，千军竞逐，天地浑奥之气，至此尽泄，为一体。钱、刘以降，渐趋薄弱，韩文公拔出于贞元、元和间，踔厉风发，

又别为一体。七言格式，称大备云。

五言律，阴铿、何逊、庾信、徐陵已开其体，唐初人研揣声音，稳顺体势，其制大备。神龙之世，陈、杜、沈、宋如浑金璞玉，不须追琢，自饶名贵。开、宝以来，李太白之秣陵，王摩诘、孟浩然之自得，分道扬镳，并推极胜。杜少陵独开生面，寓纵横颠倒于整密中，故应超然拔萃。终唐之世，变态虽多，无有越诸家之范围者矣。以此求之，有余师焉。

七言律，平叙易于径直，雕镂失之佻巧，比五言更难。初唐英华乍启，门户未开，不用意而自胜。后此摩诘、东川，春容大雅，时崔司勋、高散骑、岑补阙诸公，实为同调，而大历十子及刘宾客、柳柳州，其绍述也。少陵胸次阔阔，议论开辟，一时尽掩者家，而义山咏史，其余响也。外是曲径旁门，雅非正轨，虽有搜罗，概从其略。

五言长律，贵严整，贵匀称，贵属对工切，贵血脉动荡。唐初应制赠送诸篇，王、杨、卢、骆、陈、杜、沈、宋、燕、许、曲江，并皆佳妙。少陵出而瑰奇宏丽，变动开合，后此无能为役。元、白长律，滔滔百韵，使事亦复工稳，但流易有余，变化不足，故宁舍旃。

五言绝句，右丞之自然，太白之高妙，苏州之古淡，纯是化机，不关人力。他如崔颢长干曲，金昌绪春怨，王建新嫁娘，张祜宫词等篇，虽非专家，亦称绝调。后人当于此问津。

七言绝句，贵言微旨远，语浅情深，如清庙之瑟，一倡而三叹，有遗音者矣。开元之时，龙

标、供奉，允称神品。外此高、岑起激壮之音，右丞多凄惋之调，以至「蒲桃美酒」之词，「黄河远上」之曲，皆擅场也。后李庶子、刘宾客、杜司勋、李樊南、郑都官诸家，托兴幽微，克称嗣响。

诗不可无法，乱杂而无章，非诗也。然所谓法者，行所不得不行，止所不得不止，而起伏照应，承接转换，自神明变化于其中。若泥定此处应如何，彼处应如何，则死法矣。兹于评释中偶示纪律，要不以一定之法绳之。试看天地间水流自行，云生自起，何处更著得死法？诗贵浑浑灏灏，元气结成，乍读之不见其佳，久而味之，骨干开张，意趣洋溢，斯为上乘。若但工于琢句，巧于著词，全局必多不振。故有不著圈点而气味浑成者，收之；有佳句可传而中多败阙者，汰之。领略此意，便可读汉、魏人诗。

唐人诗无论大家名家，不能诸体兼善。如少陵绝句，少唱叹之音；左司七言，詘浑厚之力；刘宾客不工古诗；韩吏部不专近体，其大校也。录其所长，遗其所短，学者知所注力。

唐人达乐者已少，其乐府题，不过借古人体制，写自己胸臆耳，未必尽可被之管弦也。故杂录于各体中，不另标乐府名目。

陈正字幽州台歌，韩吏部琴操，或属四言，或属六言。王右丞送友人还山，李翰林鸣皋歌，韩吏部罗池庙迎神词，皆属骚体。因篇什甚少，附七言古中。